

传统书市，前景何如？

——地坛书市“停摆”引发的思考

本报记者 刘 浩



深度解析

书市能否重焕生机

新闻追踪

「内外交困」致地坛书市「停摆」

对于京城的爱书人来说，每年四五月本是个炽热的季节。按照惯例，人们会在此时涌向绿荫红墙的地坛公园，去接受书香的洗礼。在北京人眼中，“地坛书市”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一个文化象征，逛摊位、淘珍本，徜徉书海之间，在浮华的都市中无异于是难得的奢侈。若想怀恋一把文化人的古朴与恬然，是无论如何也要去书市走走的。

然而今年，一则令人失落的消息浇熄了书迷们的热情：由于主办方经营上的困境，2013春季地坛书市正式宣告停办，未来书市能否举办也还是未知数。延续20多年的回忆就这样戛然而止，给无处觅书的人们留下一片茫然。5月的京城，虽然已迎来了迟到的暑热，但不再书墨飘香的地坛公园里，却分明多了几分冷清与寂寥。

主办方：
书市因资金瓶颈难以为继

“以今年的状况计算，办一届书市的总运营成本接近400万元，亏损在30%到40%，也就是150万元左右。”

“今年书市停办有两大原因，一是运营资金比较困难，第二是参展单位逐年减少。”面对众多粉丝的疑问，地坛书市组委会负责人、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大型活动部活动一处处长李进考直言不讳。

地坛书市原名“特价书市”，始办于1990年，场地先后位于劳动人民文化宫、国家图书馆和首都体育馆，1997年迁至地坛公园并固定下来。地坛书市一般每年举办两至三届，最多时一年举办4届，至今已有50多届。近几年，另一项大型图书主题活动“北京国际图书节”也进驻地坛公园，其后地坛书市开始和“北京国际图书节”交错分期举办。

事实上，地坛书市最后一次正式举办是在2011年冬季。2012年由于两会等原因，地坛公园只在春季举办了“北京国际图书节”，下半年并未举办图书类活动。因此，尽管地坛书市停办已一年有余，但其经营上的问题直至日前才引发关注。

李进考认为，成本增加是造成资金困难的首要原因：“首先是安全成本。上世纪90年代保安费每人每天才30多元，现在涨到了300多元。人数从最开始的不用保安，

逐渐增加到100多人，现在是300人。另外一个租赁成本。九几年的时候，一个展位三四十元，现在要四五百元。场地费用开始时是十几万元，最后将近50万元。但是，我们展位费不能涨，门票也不能涨，因为这些费用不能摊到参展单位和读者头上。这就造成了亏损。”

“以今年的状况计算，办一届书市的总运营成本接近400万元，亏损在30%到40%，也就是150万元左右。”李进考向记者展示了详细的数据。

出版社：
特价书市时代落幕

“书相对不便宜了，那就没人来了。读者少了，卖得书少了，出版社不挣钱了，也就不来了。”

地坛书市的创办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。书市承办方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成立于1987年，成立之初，为了摸清工作方向，中心成员去大学里调查走访，结果发现学生群体对特价书的需求非常大，“特价书市”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组织起来的。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是从第一届起就参加书市的老牌出版单位，其图书销售部门负责人杨春宝作为书市22年历程的见证者，向记者回忆起了创办初期的情形：“特价书市在1990年创办时抓住了一个特点，就是当时出版业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。定价放开了，书价提升了，读者对书的定价感觉到高了，这样一来，对便宜书的需求自然就大了。”

杨春宝告诉记者，特价书市之所以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，正是迎合了当时消费者的心理和社会潮流。“刚开始办书市的时候，不只是读者在买，很多图书馆、单位也来买书。那时甚至有过一张支票押在书市组委会，开出分割单来，到各处去采购的。”

李进考将地坛书市的发展大致分为了3个阶段：1990年至1995年是动员期，出版社还没有习惯降价售书的形式，举办规模较小；1995年到2005年是火爆期，出版社市场化和图书公司的兴起推动书市规模逐年扩大，展位最多时达到1000多个；2005年以后是下降期，书市从盈利逐步走向平衡，2008年以后

实际已陷入亏损局面。

“一是受网店冲击，二是受电子书冲击，三是库存书少了。我们最初起名叫特价书市，主旨就是便宜卖书。现在，书相对不便宜了，也就没人来了。读者少了，卖得书少了，出版社不挣钱了，也就不来了。”

爱书人：
盼政府扶持书市转型

“书市其实已经成为北京人的一种特色文化活动，政府应该考虑投资扶持一下。”

“办了20多年的书市没有了，我们心里都很不好受。”北京一恒盛辉图书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女士从1995年开始参加书市，是书市里的老商户，谈及此次的停办，王女士难掩惋惜之情，“书市其实已经成为北京人的一种特色文化活动，政府应该考虑投资扶持一下。”

近期，网上一些关于地坛书市的议论中使用了“停摆”的说法，但李进考认为，地坛书市现在并不是单纯“停摆”，他们也在思考如何重新打造书市，使其实现功能转型。但是，为了解决经营成本等现实问题，他们也希望政府能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。

“实际上，从2008年以后，我们在书市里特意设了‘孔夫子淘宝一条街’，专门做旧书。那条街非常受欢迎，人都挤不动。如果政府可以给予一些资金扶持，这条街可以成为我们发展的方向，强化‘淘书’的功能，满足读书人想摸书、想收藏书的愿望。”

在李进考的设想中，如果能设法解决资金难题，他们会首先提升书市的质量，低价甚至免费请大型出版社进来，让大家消除成本顾虑，带更好的书来卖。同时，准入标准的提升也能遏制盗版及劣质书的影响。此外，书市现场还可以设置专门区域，让读者一边喝着茶水、咖啡一边挑选和阅读，发挥书市作为文化休闲场所的功能。

“办第一届书市的时候我31岁，今年54岁了。一年一年看着书市长大，现在真是感到恋恋不舍。书市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品牌，北京文化的一张文化名片，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。我觉得，这个书市怎么也应该继续办下去。”在采访的最后，李进考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。

地坛书市停办，对于每一个爱书的北京人来说，都是件无比遗憾的事。然而传统书市遭遇经营困境，并不仅仅是主办方自身的问题，还有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等因素。

在曾经作为文化地标的书店纷纷退出城市舞台，文化空间日益受到商业挤压的大背景下，地坛书市的“陨落”不应再被视为一个单一事件，无论政府还是社会，或许都应抱着唇亡齿寒的心态去深思，传统书市有没有可能在文化生活多元化、购书方式日益多样的今天重焕生机？因为，这关系到不仅仅是一个书市的存在与否，可能更多的是，在纷繁的城市森林中，如何为人们保留一片理想与精神的净土。

危机：传统书市功能日益弱化

作为大众参与的文化类展会，书市想重新焕发生机，发掘文化功能潜质，强化运营管理模式当是必经之路。

“这些年的书市，我们出版社参加得越来越少了。现在推销的渠道比原来广了，出版社参加这种书市是不挣钱的，也就是销些库存，宣传一下自己。对于大多数出版社来说，干一线工作确实很累、很辛苦，所以很多出版社就回避了。”对于参加书市的出版单位逐渐减少的情况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的杨春宝做出了这样的解释。

关于地坛书市的传统功能正被逐渐弱化的情况，主办方、出版社和读者的看法基本一致。在销售渠道相对闭塞的时代，出版社可以把积压的库存和处理品拿出来流通，读者可以用便宜的价钱买到书，书市的运营模式符合供求需要，因此得以迅速发展。“我等穷酸爱书人留恋的不是书市的繁华，是廉价”，网友在微博上的这句留言道出了书市的本质。

但如今，图书出版业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，除了网店等新兴事物造成的冲击外，很多影响甚至来自行业内部。“最近几年，对于出版社来说，书市销售库

存和处理品的功能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。民营书商会主动找到出版社，直接把处理书包下。民营书商很精明，他们之中很多都是从出版社下海的，懂经营，又对行业非常了解。”杨春宝说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廉价”反倒成了制约书市发展的瓶颈。由于读者追求廉价，出版社和书商只能在书市上卖便宜书，但随着展会成本的上升，利润空间越来越小，为了不赔本，卖方只能带畅销书和一些质的书到现场去卖，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生机：“淘”书的乐趣无可替代

不过，尽管对现状感到不满，接受采访的出版社和书店负责人还是一致认为，地坛书市应该继续办下去。各方不约而同提到的一点是，书市应当充分发挥其公共文化功能。

“都在说网络的冲击，其实网络还不能完全代替书市。”北京一恒盛辉图书有限公司的王女士说，“网上买书要过几天才能到货，是一种冷漠的交易，但书市有直接面对书的魅力，有当面讨价还价的乐趣，这些都是文化。”

事实上，从前几年的状况看，地坛书市作为公共文化活动的特征已经相当明显。书市提供了一个文化氛围，让读者可以自由在地面对书籍，和卖书的人当面对交流。逛书市的人脸上很少有购物时的匆忙，神色大多悠闲而惬意；书商和老读者早已熟识，每次书市上都要老友重逢般地攀谈一番。这些情景都展现了书市的文化价值。

“书市这么多年，培养了很多‘淘书’读者。他们去书市之前就我知道‘我去买书’，买什么书并不固定。他可能突然发现有一本好书，发现了以后把它买下，就像探险一样，觉得很快乐。或者一本书，网上卖六七折，在书市上突然发现卖3折，他也会觉得快乐。这种乐趣不是网上或者正规书店能代替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书市不搞，读者感到很遗憾的原因。”杨春宝分析道。

中华书局同样是从第一届起就参加了书市的老牌出版社。其直销部主任谢俊峰表示，地坛书市的文化功能应当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：“地坛书市发展了22年，已经成了品牌，成了北京的文化名片，在全国的影响力都很大。北京作为文化中心、出版中心，不应忽视这种影响力，应当予以扶持。”

转机：现代商业模式替代“庙会式经营”

做文化工作，最重要的是把工作落到实处。地坛书市要发展文化功能，除了落实经费外，实现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转型同样是当务之急。要解决书市当前存在的盗版、劣质书问题，必须依靠包括政府、社会和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。

据一位出版界人士透露，现在在很多出现在书市上、让读者“闹心”的劣质书籍并不是盗版，而是一些出版社或书商在外面买书号后私印的东西，其内容都是些没有版权的名著，文字和装订非常粗糙。这种书在正经书店里买不到，因为价格极低，专门拿到书市上甩卖，目标就是那些“淘廉价书”的人。“书市等于把出版行业一些灰色的东西集中暴露了，这不是书市的罪过，而是出版界整体，包括主管部门在内都应该承担的责任。”

同时，在经营方面，书市的主办方也应当多动脑筋。模式简单、格局低端的“庙会式经营”是读者们反映的另一大问题，这也是目前书市文化气息被冲淡的主要原因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组织者和参展单位必须多做工作，加强沟通。北京的出版社数量差不多占全国的一半，在沟通洽谈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如果能引入现代商务模式，让书市和出版社形成有机联合体，不仅能自然提升书市的准入标准，也能使其其中的商业运营环境变得更加良好。

“在这一点上，只要主办方和展商相互理解，我相信一定有办法解决。”谢俊峰说。



记者述评

延续了22年的老书市面临存亡危机，组织者期盼资金支持，读者渴望政府作为，这些都可以理解。然而，对于书市这样一项集合了商业与文化双重属性的综合性活动而言，从什么角度、以什么样的方式扶持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据了解，为了让地坛书市获得外部支持，主办方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地坛书市就先后和北京市多个政府部门及机构联合举办过“双休日”系列活动、“拯救工程”捐赠活动和“公益行”系列活动等，都取得了一定的反响和实效，也确实延续着书市的生命上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但同时，这些活动也仅只停留在合作层面，并未发掘书市的文化内涵，和“读书”这个最本质的文化要素关联尚浅。例如，近

让书市成为新的公共文化服务阵地

期有网上的声音指出，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及版权日，但北京并未举办与读书有关的主题活动，书市也未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宣传或者举办活动。

在近期的报道中，很多出版社和书店也都公开表示，参加书市并非为了挣钱，只是为了贴近读者，以交流和宣传的形式让大众了解购书、读书的渠道，从长远角度为自身谋利益。只不过，参加书市毕竟是付出成本的行为，如果难以收到宣传实效，出版社自然拿不出参加的动力。

书市是商业行为，其本质是促成图书交易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是，书市直接面对普通读者，

以“便宜”为最大特点，目的是为了让更多老百姓买到书，带有浓厚的草根意识，这一点又不能不说带有公共文化的色彩。因此，政府在考虑对书市的扶持时，或许可以从发展公共文化的角度着眼。

近年来，我国致力于构建覆盖城乡、结构合理、功能健全、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倡导读书记及参加公共文化活动内容。相关文件中还提出，可以采取政府采购、项目补贴、定向资助等政策措施鼓励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，这完全可以成为促进书市发展，推动相关公共文化项目建设的切入点。

多年以来，地坛书市的“淘书”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，读书人对古本、珍本的热情升华成了兴趣，与书画、古玩近似。有关部门完全可以结合书市举办一些典籍阅读、古本鉴定、书籍收藏知识讲座等文化类活动。让爱书人在活动中学习，在书市里“练手”，让书市真正成为公共文化生活的前哨阵地。

另外，据出版界人士反映，地坛书市如今全国闻名，各省市希望获得通过书市与北京图书出版界交流的呼声非常强烈。因此，政府也可以主动协调，把外省的出版单位请进来，在北京举办“地方特色书市”。这不仅

能为读者创造新的阅读机会，也可加强各省市图书馆出版单位之间的联系，为出版行业带来新的商机。

地坛书市的变迁，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的发展。它的出现曾为基层百姓创造了难得的读书条件，为北京的文化繁荣做出了一定贡献。如今，书市的传统功能虽已逐渐失色，但长年积淀形成的文化品牌仍具有巨大价值。如果政府能本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的，利用这个固有的品牌，举办切实针对百姓文化需求的活动，或许真能为遭遇困境的地坛书市带来新的机遇。

昔日书市销售的火爆场面，如今已不复存在。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

■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

社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3

传真：(010)64208704

电话：总编室(010)64275044

新闻中心(010)64274856

通联发行(010)64298092

广告部(010)64293890

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

网址：http://www.ccdy.cn

经营管理(010)64298584

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京西工商广字第8131号

订阅：各地邮局

零售每份1.00元